

# 20年帮600多名听障儿童开口说话

## 一位语言康复师的“聋童不哑”行动

本报记者蒋成

“这是什么呀？”  
“苹果、苹果……”  
在贵州省黔东南州凯里市天使聋儿语言康复中心的一间教室里，赵小平正带着班上的8个学生做发音练习。孩子们戴着助听器或人工耳蜗，张口发音非常吃力，有的要憋得满脸通红，才能挤出一两个字；有的好不容易说出一个水果的名称，却与标准发音相去甚远……他们平均年龄6岁，今年是在这里学习的第二年。

这家大山里的语言康复中心像一所特殊的学校，学生年龄从3岁到10岁不等，都是努力想要走出无声世界、融入正常生活的听障儿童。语言康复师赵小平就是他们的引路人——20年来，他让600多名山区听障儿童开口说话，进入普通学校学习，用行动和心血向社会证明：聋童不哑。

### “我要棒棒的，我不哭”

除了哭和笑，没有经过语言训练的听障儿童，通常不能发出其他声音，要教会他们像听力健全人一样发音，需要在吐气、口型、舌位等方面进行大量的指导训练。

讲台上的赵小平不慌不忙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刚教的新词，对于个别发音特别困难的孩子，还要亲身示范。

“这个班的8名孩子经过上一年的康复训练，都能开口了，并且可以进行简单交流。”51岁的赵小平是陕西人，他普通话标准、语速适中、语气温柔，让人倍感亲切。

语言康复最难的一点，是如何让孩子开口。

即使戴上助听器，听障儿童对声音的辨识度仍然很差，赵小平首先让他们练习辨听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他会使用铃铛、锣鼓、木鱼、桌子、木块等发出声音，让孩子们逐一识别。

“戴上助听器或植入人工耳蜗后，孩子的听力得到一定补偿，这时候他们会用眼睛寻找声音发出的位置。”赵小平说，要善于抓住这个特点，让他们学会利用视觉、触觉，配合残余的听觉识别声音和物品，进而模仿声音，认识事物。

为了训练孩子吐气，赵小平用纸条靠近自己和孩子的嘴边，让孩子观察纸条被气流吹动的样子；为了纠正孩子的口型，他贴近孩子的嘴巴观察，有时候弄得满脸口水。

一堂课接近尾声，赵小平会对发音仍然困



赵小平在给听障儿童做发音练习。 杨仁海摄

难的学生进行“一对一”特别训练。“对于幼儿，一个发音、一个词语、一首短诗需要重复几百甚至上千次，做好这份工作非常需要耐心。”赵小平说。

有一次，赵小平单独教一个6岁的男孩说“茄子”。反复练习了几十遍，男孩就是发不出准确的读音，委屈得哇哇大哭。

赵小平立马意识到自己有点操之过急了，赶忙用小男孩熟悉的语言安慰道：“我要棒棒的，我不哭。我要棒棒的，我不哭。”孩子听懂了他的话，止住泪水，并伸出大拇指，与赵小平的大拇指碰了一下，这是赵小平与孩子之间的暗号，代表给孩子信任和鼓励。

在一旁陪课的家长感叹：“赵小平更懂孩子，孩子也更愿意听他的。”

### 一个聋儿开口，一个家庭“康复”

赵小平从事语言康复工作源于一次偶然的机会。1998年的一天，在陕西省岐山县老家工作的他路过一家聋人学校时，看到孩子们正在升国旗，同时用手语“唱”国歌，铁门外的他被震撼了。

“要是他们能开口说话多好啊。”赵小平驻足在门外久久不愿离去。

后来，赵小平结识从事语言康复工作的

前妻，并跟随前妻学习语言康复技能。“她是一个非常好的语言康复师，也是带我入门的人。”赵小平说。

2001年，赵小平与前妻在陕西岐山县办学招生，7岁的听障女童黄婷让他印象深刻。

黄婷的母亲是聋人，父亲靠打零工维持家庭开支，家里实在拿不出钱给孩子做康复。赵小平决定免费给她做。

经过20天的发音训练，黄婷学会喊“爸爸”“妈妈”了。一天下午，黄婷的父亲偷偷来到赵小平的康复中心，从门外观察着女儿的一举一动。赵小平看到了，就对正在院子里玩耍的黄婷说：“爸爸来了，快叫爸爸！”黄婷叫了一声“爸爸”就朝门口跑去。一脸沧桑的父亲激动得忘记了回应，只是弯下腰紧紧地搂着女儿，两行热泪扑簌簌地滚落。

站在一旁的赵小平也情不自禁跟着流泪。“多年来，这个场景一直印在我脑海里。”赵小平说，这件事让他明白，通过训练得以康复的不仅是一个孩子，更是一个家庭。

### “他教会我说话，我会一辈子记着他”

2005年，赵小平从一位来自贵州省黔东南州的学生家长口中得知，当地很多听障

儿童得不到及时的康复训练，成年后依然无法开口说话。

他坐不住了，很快动身到黔东南实地考察。经过多方了解，赵小平发现，黔东南州全州没有一所语言康复机构，不少听障儿童痛失语言康复训练的最佳时机。于是，他决定到当地办一家康复中心，填补这个空白。

“最难的就是招生，我一个外地人，说着普通话，开口便找聋人小孩，别人还以为我是人贩子呢。”赵小平说，初到黔东南的那段时间，他总被拒之门外。

后来赵小平请当地残联的工作人员带他入户，这才逐渐取得家长的信任。

“刚开始在凯里创立康复中心的时候，只有6个学生，经过一个月的免费康复，所有孩子都能开口说话了，会叫爸爸妈妈。”赵小平说，看到康复效果以后，家长们一传十，十传百，赵小平逐渐被大家接受。

从陕西到贵州，20年里，赵小平共帮助600多名听障儿童开口说话，融入正常生活。

今年23岁的黎绍秋是赵小平初到黔东南办学时的第一届学生。如今，她已经结婚生子，与人交流没有任何障碍，一家人过着幸福的生活。“赵老师教会我开口说话，我会一辈子记着他。”黎绍秋说。

### “能多活一天，就多帮助一个孩子”

2011年4月的一个晚上，下腹的阵阵剧痛让赵小平彻夜未眠。

第二天，在妻子杨欢的强烈要求下，赵小平到医院检查身体。一周后，活检结果出来，确诊为直肠癌。

随后杨欢带着赵小平到重庆治疗。第一次手术进行了约9个小时，因病灶穿孔致腹腔感染，只能暂时摘除1个肿瘤，并在腹腔留置了2根引流管。当时的入院记录上明确写着“需两个月后再行二次手术”。

出院后的赵小平一回到黔东南州，就把医嘱忘了，全身心扑在工作上。

得知不少农村家庭因经济困难拒绝把听障儿童送到康复中心，赵小平多次到黔东南州残联争取相关支持。2012年，赵小平的康复中心得到了“七彩梦行动计划”项目资助，黔东南州7岁以下听障儿童第一次获得免费康复训练的机会。

得益于黔东南州残联的帮助，赵小平的康复中心搬进了更加宽敞明亮的新楼。

为节约成本，康复中心没有聘请专门的

管理人员。装修布置、准备材料、康复教学……每一件事赵小平都亲力亲为。

在杨欢的催促下，2012年1月，赵小平终于到重庆接受了第二次手术，但是却比医生要求的时间足足晚了半年。主治医生惊呼：“你这是在玩命呀！”

这次出院几个月后，赵小平发现手术伤口感染，右腹部出现肿块，后经医生诊断为“肠癌术后腹壁转移”。医生要求他必须停止工作，马上手术。

杨欢的鼓励、康复中心孩子的牵挂，让赵小平又一次战胜病魔。

“经历了3次手术和8次化疗，他还是挺过来了。”杨欢说，治疗期间，赵小平一心想着康复中心的孩子，在医院躺着的日子里，仍然用电话安排着康复中心的事。

“我在与时间赛跑，想让更多的孩子走出无声世界，能多活一天，就多帮助一个孩子。”赵小平说。

### 改变“贵人语迟”“十聋九哑”等误解

2014年5月，赵小平获得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颁发的“全国助残先进个人”称号。目前，赵小平的病再未复发。他说：“既然上天又给了我一次生命，我就应该多为听障儿童做点事。”

对听障儿童来说，比康复治疗更重要的是观念意识的改变。赵小平发现，前些年，受限于当地经济水平和观念意识，在听障儿童的家长中，有人觉得“贵人语迟”不用治，有人认为“十聋九哑”没法治，导致孩子错过了最佳康复治疗期。

绝大部分听障儿童是可以开口的。为了让家长了解这一点，赵小平经常跑到孩子家里去“游说”。

“现在这个情况已经得到根本性好转。”赵小平说，这些年，很多听障儿童家长主动将孩子送到康复中心，就连遵义、铜仁、六盘水等地的听障儿童家庭也慕名而来，康复中心的孩子增加到80多人，教师增加到16人。

赵小平觉得，对听障儿童来说，家庭生活场景里的日常训练与康复中心的课堂教学缺一不可。“家长的配合非常重要，应积极营造语言氛围，多与孩子交流，从丰富、自然的生活场景中让孩子感受生活、学习语言并以此提高孩子说话的兴趣。”

采访到最后，比起自己的故事，赵小平更想让记者帮他呼吁一句，“听障儿童家庭也要参与到孩子的康复教学活动中来。”

# “猎鹰号”实验室里的青年“老舱长”

## “95后”抗疫老兵是如何炼成的

本报记者冯亚松、陈斌、张智敏

“来兰州这么多天，终于在最后一刻吃上了正宗的牛肉面。”

兰州市安宁区“猎鹰号”硬气膜实验室的临时指挥所里，25岁的沈阳女孩佟锦媚笑着告诉记者，小小的抱怨中带着欣慰。刚刚接到上级电话，疫情核酸检测工作需要他们马上支援郑州，接下来还要转战大连。佟锦媚小声嘀咕：“中山桥、马踏飞燕，都还没来得及去看一眼。”

作为“猎鹰号”硬气膜实验室舱长，今年以来，佟锦媚已经到过多个城市，在100多个日夜夜里，广州、南京、张家界、厦门和哈尔滨都留下了她的身影，“好几个城市我都是第一次去”。

佟锦媚心里总有一个愿望，待任务结束时，可以好好欣赏一下驰援的每一座城市，在渐渐恢复热闹的商业街里逛逛，再去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小吃……然而，作为直接接触核酸样本的高危人群，迎接他们的却总是漫长的隔离，和已经打响的战斗。

### 年轻的“老舱长”

无奈地晃晃头，佟锦媚的思绪重回到电脑屏幕上，繁复的表格和实时更新的数据记录着检测样本的进度。

一组数据引起了佟锦媚的注意，她连忙起身，跑向舱内的扩增分析区，开始搜寻异常数据对应的样本。在和同事交流后，她很快发现了问题所在。

这一幕，佟锦媚已记不清发生过多少次。“一些年轻同事缺乏经验，很容易出现各种问题。”相比之下，“95后”佟锦媚却经验丰富。

在一年的战“疫”中，和舱内一坐就好几个小时的同事相比，身为舱长的佟锦媚便是“闪电”。从样本送达前和运输部门对接，到控制核酸检测进度，再到处理舱内出现的各类状况，佟锦媚是团队里最忙的人。如今，她已练就不少“绝技”，一边接电话、一边拿对讲机，还要将同事需要的物资快速送到对应区域。

作为舱长，佟锦媚被大家亲切称为“全保姆”，她不仅负责检测进度安排和查遗补漏，



佟锦媚在“猎鹰号”硬气膜实验室样本处理区确认样本编号。 新华社记者陈斌摄

还要保障到每个人的防护用品和衣食住行。来自昆明的普臣惠之前和佟锦媚搭档过，对而言，佟舱长是一个“可以把后方放心托付的存在”。“有她在，我们就可以在实验室里安心、高效地工作，不用去操心别的事情。”普臣惠说。

去舱内巡视时，佟锦媚盯着穿着防护服的同事们出神。“他们大部分人都比我小，一天工作12个小时，每天都睡不够，真的很辛苦。”她说。

尽管刚刚认识，佟锦媚能记住大部分同事的名字和年龄。“那个正在制备样本的男生叫边林，98年的，非常细心负责。”“他旁边是韩应旭，‘00后’，我们叫他‘小胖’，非常可爱。”“离门口最近的普臣惠，95年的，会画画，特别喜欢在防护服上画画。”厚厚的防护服下，佟锦媚准

确识别。

工作间隙，迎着阳光，走到室外的佟锦媚舒展了下身体。“今天还不算很忙，居然有时间出来放松一下。”话音刚落，对讲机里便传来呼叫的声音。

### “老兵”是如何炼成的

2015年，佟锦媚进入金域医学沈阳公司。认真负责且不服输的性格，让她很快便成了年轻骨干。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，佟锦媚第一时间报名参加了公司的核酸检测培训项目。对病毒的恐惧，家人的担心，都没有让她停下脚步。

经过近两个月的培训，佟锦媚熟悉并掌握了整个流程的每一个环节，并加入公司组织的“抗疫先锋队”，随时准备应对突发疫情。2020年北京和大连暴发疫情时，佟锦媚第一时间赶赴前线支援。多次实战经验让佟锦媚很快成了最年轻的组长之一，开始带领团队。

一开始，有同事质疑佟锦媚的能力。“她也太年轻了，25岁不到就当组长，万一出问题谁来承担责任？”有人问。佟锦媚一言不发，从

第一个环节制备试剂开始做起。很快，做好的试剂叠了好几层。接着，她来到加样环节，像机器人一般快速操作，积压的试剂很快被消耗殆尽。随后，她完成了剩下的所有环节。同事们惊奇地发现，整个效率提高了一倍，并且没出现任何问题。

“从那以后，再也没有人质疑过我，大家都对我心服口服。”佟锦媚自豪地说。

资历和能力的背后，是多次“实战”。佟锦媚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去南京支援，由于情况紧急，她接到通知当天便乘飞机出发，到达时已是夜晚，顾不上休息便进实验室忙碌起来，连续工作了近24个小时。7月底的南京天气炎热，加上防护服密不透风，开始几天，佟锦媚和不少同事都处于中暑状态，每天靠藿香正气水勉强支撑。接着，台风来袭，出门上个卫生间的工夫便会浑身湿透，但佟锦媚和同事们仍然坚持着。

一周后，实验室工作刚刚稳定下来，张家界又暴发了疫情。没有丝毫停歇，佟锦媚马上赶赴张家界。刚到时，面对个头大还会飞的蟑螂，从小在东北长大的佟锦媚有些崩溃。“我打它，它居然不怕我，还朝我飞过来。”时至今日，这个平时豪爽霸气的姑娘回想起当时的情景，仍然有些不知所措。

执行任务期间，酒店、实验室两点一线的生活，加上每天超过12个小时的工作强度，每个人都承受着身体和心理上的双重压力。为了帮同事放松心情，佟锦媚会时不时地进入到舱内，和大家聊聊天，开开玩笑。凭借着东北人天生的幽默感，她成了团队里的“开心果”，有她在的时候，舱内经常笑声不断。

### 朋友圈和小愿望

打开佟锦媚的朋友圈，随着时间不停变换的城市记录了她抗疫的步伐。照片中的佟锦媚时常是笑着的，写下的文字也是乐观积极的，但这背后却有着其他人不知道的辛酸和坚持。

经常“转战”各地加上高强度的工作，佟锦媚偶尔也会生病。刚到兰州那两天，由于

出发匆忙没有带够衣服，夜间的低温让佟锦媚有些感冒。“领导和同事都很关心我，第一时间送来了药和衣物。”她说，为了表示感谢，同时也给自己加油打气，佟锦媚发了条动态，但这条动态却屏蔽了家人。

“不管是身体不舒服还是工作不顺心，我都不会告诉家人。我是家里最小的，爸妈和哥哥从小到大都很照顾我。如果他们知道了，只会增加担心，况且我也相信自己都能挺过来。”佟锦媚说。

“我们的支援任务一般比较紧急，从接到通知到抵达目的地不能超过24个小时。最紧张的一次，我上午8点接到电话后订了中午12点的机票，给父母发了个消息就出发了。”佟锦媚说，“我只会告诉他们要去哪，这样他们能少一些牵挂。”

由于疫情的突发性和持续性，佟锦媚一出差就是一个多月。虽然家和公司都在沈阳，但为了家人的安全，每次结束任务后，佟锦媚都要先自我隔离一周才回家。今年以来，佟锦媚只回过3次家。

喜欢和朋友出去玩的佟锦媚，现在有了一个新别名“失踪人口”。今年以来，佟锦媚经常去外地，和朋友交流大多通过微信。终于有时间见了面，朋友们总是跟她开玩笑：“佟锦媚，你终于回来了，下次什么时候走啊？”

“偶尔也会羡慕朋友们的生活，但我既然选择了这个职业，就要做到问心无愧。”佟锦媚告诉记者。

“我和实验室的同事都有一个小愿望，等疫情结束后一起出去旅游。”佟锦媚说着，眼里流露出期待，“我们要把曾经支援过的城市好好重新走一遍，毕竟是奋斗过守护过的地方。”

晚上9点半，开完最后一个会的佟锦媚结束了一天的工作，收拾好东西准备回酒店。走出实验室，抬头望着漆黑的夜空，佟锦媚微微出神。几天后，她会和另一批年轻的“95后”和“00后”，从全国各地奔赴黑龙江，开始新一轮和病毒的战斗。

只应召征，不问归期，他们在危急时刻逆行抗疫，在疫情结束时默默离开，身后是逐渐恢复生机的街道，和洋溢着笑容的人群。